

大家小书

传统文化六讲

金开诚 著 金舒年 徐令缘 编



大
家
写
给
大
家
看
的
书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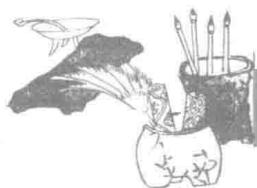
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传统文化六讲

金开诚 著 金舒年 徐令缘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文化六讲 / 金开诚著 ; 金舒年, 徐令缘编.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9.5

(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4557-1

I. ①传… II. ①金… ②金… ③徐… III. ①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4802 号

总 策 划: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高立志

· 大家小书 ·

传统文化六讲

CHUANTONG WENHUA LIU JIANG

金开诚 著

金舒年 徐令缘 编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 发 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4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0-14557-1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大家小书

总 序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

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序

金开诚先生(1932—2008)是我1978年到1984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通常，应当是老师给学生写序，表达前辈对后生论著的评价，可是，现在却由学生来给老师的书写序，这实在是很无奈的事情，因为金先生已经于2008年去世，他的女公子舒年找到我，我当然义不容辞，只是想到要给过世的老师写序，心里不免有些怅然。

“大家小书”收入金开诚先生的论著，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依我的理解，所谓“大家小书”就是原本学问精深的大专家，放下身段用通俗浅近的文字，向读者传达他们的学问和关怀。对习惯了做专门学问的人来说，把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并不容易，通常是“深入”易而“浅出”难，虽然都是“大家”，但能写好“小书”，未必人人都行，倒是金开诚先生的文章，却一以贯之的清晰明白，我想，这也许和他的文章理念有关。

我上大学的时候，金开诚先生有几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其中有一句话是关于如何读书做学问的，他反复告诉我们，基础在“看”，关键在“想”，落实在“写”。这话当然有针对性，当年我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这个专业需要积累，不免有人强调，五十岁前尽读天下书，不要写文章，据说这还是老前辈黄侃的箴言，不知是否可靠。但金先生却告诉我们说，首先当然要“看”，得广泛而仔细地读书，学无根底，天马行空说大话，不是文献专业的风格；但你看了之后又必须要“想”，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纵然读了一肚皮书，不思不想就成了“两脚书橱”。进而你还要动手“写”，不光是动手摘录、撰写提要、勤作札记，还要时时把自己的评论和分析写出来，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所思所想中有不那么清楚的关节所在。这就像读外文书，乍一眼看去，仿佛大意都明白了，可真的一动笔翻译，就发现处处是疙瘩。所以，写作也是厘清思路，更不消说，在写作之中常常可以再思再想，没准儿还能想到更深的问题。而金开诚先生更重要的一句话，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这句话至今还总在提醒我，他的意思是写文章要考虑读者理解，不能夹缠不清、自言自语。现在，有的学者写文章绕来绕去，说事情颠三倒四，总喜欢把生涩的概念和夹生的理论，用纠结的文句写出来，以

为自己明白(其实自己也未必明白),别人就应该明白(别人就更不明白),所以,我最近在一个访谈中说,连白话都写不好,真是愧对“五四”。

“五四”提倡的白话文,不仅是现代的文学文体,也是现代的学术文体。在学术表达中,通俗不是庸俗,浅近不是浅薄,明白不等于没深度,简练也并不意味着没内涵,并不是故弄玄虚就是高妙,也不是写得生涩就真的深刻。记得近四十年前,金开诚先生曾经自告奋勇,为1977级的古典文献专业学生开写作课,让我们练习规范的写作,让我们撰写精练的提要,让我们互相批改作文,正是这种训练让我们逐渐形成以“明白”为第一要务的写作方式。而金先生自己呢,大凡北京大学当年的学生都会有印象,他无论讲课还是作文,都可以说是清晰明白的楷模。现在,再看他这些清晰明白的文章,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在北京大学课堂上上写作课时的情景。

现在金开诚先生这本书要出版了,我就用当年学生的这些体会,权当这本“小书”的序文,希望读者能够了解这些“大家”,当年还关心文章写法,而他的这本“小书”,也是一种好文风的示范。

葛兆光

2017年3月15日于上海

目 录

第一讲 传统文化和古为今用

003 / 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

012 / 传统文化的解释和古为今用

019 / 人文素质与传统文化

024 / 天时·地利·人和

030 / 谈谈孟子的“性善”说

036 / 亦庄亦谐说“四”“八”

第二讲 古代诗歌

045 / 诗与文化随想

050 / 《屈原辞研究》前言

056 / 谈谈《屈原集校注》的编撰

063 / 杜诗想象释例

076 / 古诗用典谈录

082 / 学诗闲谈

第三讲 书法艺术

101 / 略谈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

106 / 再谈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

114 / 学书未成

118 / 书法能不能速成

122 / 杂谈书法艺术

第四讲 文艺心理学

133 / 谈谈“感知觉记忆”

141 / 感知觉与艺术欣赏

146 / 谈谈艺术默契

156 / 通感与艺术欣赏答问

第五讲 成才与成功

177 / 从“让梨”说起

181 / 答“读书破多卷，下笔为何难”

189 / 艰苦磨炼与成才成功

196 / 成功者的学习与创造

209 / 学历与学问

第六讲 阅历与读书

217 / 爱国情深忆先君

223 / 教学生涯述略

235 / “讲课艺术”与服务到心

242 / 戏说半夜读书

245 / 小书可起大作用

249 / 编后记

——怀念我亲爱的外公金开诚先生

第一讲

传统文化和古今用

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

汉语中“文化”这个词，本是对英语“culture”一词的意译。那么，为什么用“文化”二字来翻译这个英语词呢？这就因为中国古籍中本来就有“文”“化”二字的关联使用，而其含义又与现在所说的“文化”有一些关系。

例如《易经·贲卦·彖传》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正义》解释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又如刘向《说苑·指武》篇更把“文”“化”二字连在一起：“凡武之为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以上《易传》把“文”“化”二字关联使用，是指以“人文”来“教化”天下；刘向将“文化”连在一起，则是指“文治”连同“教化”，意思都差不多。

那么，为什么说这种意思与现在所说的“文化”有一些关

系呢？

因为从内容上看，《易传》所说的“人文”，如孔颖达所注，是指“诗书礼乐”，这些的确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

再从功用上看，《易传》讲“人文”是为了“化成天下”；刘向讲“文化”更是把“文治”与“教化”视为密不可分，都是作用于人心的手段。这种“教化”的功用与现在的文化所具有的教育、诱导、感染、熏陶作用是有一致之处的，是相应相通的。

因此，用古籍中互相关联的“文”“化”二字来指称现在所说的文化，可以说是讲得通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当优化的选择。

但是，现在所说的文化毕竟不是用“人文”来进行“教化”的意思，更不是“文治”与“教化”的总称。它究竟是指什么？这就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近代以来，外国的研究者给它下了种种定义，中国的研究者也给它下了不少定义，却始终没有一个定义得到人们的公认。

此种现象，不足为怪。原来，文化这个东西虽然人人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它的内容实在太庞大而复杂了，有许多方位，许多层面，许多局部，许多表现；它既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变化发展，又与自然界和社会上许多事物发生联系。同时，研

究它的人又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素养，不同的专业。这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使得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文化的研究者，不管他们自以为如何，实际上都是根据其主观条件来说他们所感知与理解的“文化”；而一切理解都受制于“前理解”，因此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定义。这些定义实际是反映了不完全相同的研究角度与不完全相同的研究对象。这是人类对文化的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必然要出现的情况。

根据文化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它采取分析的态度，以形成狭义与广义的双重理解，看来是绝对必要的。而对于狭义的文化，的确应该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样才便于做分析与扩展相结合的论述。狭义文化的定义应该是：

文化是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的、由各种集体意识所形成的社会精神力量。

对这个定义需要做较为详细的解释。

首先，要解释“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

根据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理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法则，应当肯定狭义的文化是第二性的东西，属于意识和精神的